

金山憶舊 (一)

張香譜

五歲舉步十歲應試

中華民國紀元前廿五年，即光緒十三年，那年歲次丁亥，十一月十三日，申時，我誕生於廣東省開平縣，張橋鄉村心坊祖居。先父芳斌，昆季十二人，排行第六，族稱芳斌六公。我家自先曾祖父奕驤公以後，世代簪纓，以書香門第，為邑人所重。至我十二歲，先父忽無疾而終。在佛經而言，無疾而終的，是生前的積福。據先母告訴我：先父急人之急，解人之難，一年用於卹貧濟寡的，也耗資不少，在鄉有善人之稱。但因先父育我過遲，棄我太早；青年以後，幸賴母氏督教，始免隕越。但「子欲養而親不在」，當我從美國史丹佛大學研究，學成歸國之時，先母亦久已棄養。風動樹悲，長懷椿萱，未報親恩，徒增春暉寸草之思。我母親懷孕七個月即產我，我初生時，體重僅得五磅，因先天不足，體弱多病。故母氏之鞠育，備極劬勞。因先母在四十歲始生我，當然更重於「掌上明珠」。故我幼年與高麗參結不解緣，常常以高麗參湯代茶飲。至五歲始學步行，家屬親人常以為慮，恐其壽不永，我今

日年逾八旬，當時任何親友都不能料及。至七歲始行開學禮，由四伯父率領我到本鄉文閣拜魁星神像，很嚴肅的行三跪九叩禮，禮畢，就在文閣裏教我唸三字經，單教我讀三字經裏的四句：「揚名聲，顯父母，光於前，垂於後」，讀畢，又教寫字，是摹寫紅朱字格「上大人孔乙己」兩頁。那時，我還拖着一條辮兒，穿小長衫馬褂兒，覺得很有趣。行禮如儀之後，然後回家拜祖先，還大排筵席，歡宴親友，是我兒童時代，第一次很隆重的儀式。

是年二月，即赴啓蒙館入學，老師為梁德驥先生，乃我十二宅公聘的塾師，但學生僅有三名——三伯父的兒子煥榮，我，和十一叔父的兒子興舉，三個學童，一個老師，那老師可以說是舒服極了。每日課程，先誦三字經、千字文，繼之以四書——大學、中庸、論語、孟子等課本，祇是老師教，學生讀，先是朗誦，背書而已，不求甚解。如牧童之唱放牛歌，「天地玄黃」或「子程子曰」的喊了一年又一年，課文一些意思也不明白。昔年的學制，不合教育原理，真是誤人子弟。

在我十歲那年算是升學了，改聘塾師，由我四伯父門下弟子梁翹楚先生担任，教學方法，比前任塾師略為改進，除朗讀而外，加以解釋。例如讀論語至「學而時習之」一句，讀畢，老師便加以解釋說：「學」是求學，「而」是必須，「時習之」乃謂所讀的書，必須時時溫習，勿令遺忘。除了講授進步之外，還有習作方面：學作對聯，以為將來學寫詩的基礎，因清代各級考試，都有一場是考詩的，那一篇五言十六韻的制藝詩，必須對偶工整。再進一步，便教吟詩，寫論說。我對詩的興趣不大，但頗喜愛作論說，但初作時甚為吃力，老師命題，我沒法寫足一百字，逢十日有一次作文時，頗感困難。其後四伯父知道我未得寫文章的要訣，他是一個文章老手，便親自開導我說：「初學作文，未得其法，故感困難。凡遇老師命題，祇知從題的正面着想，故不能盡情發揮；殊不知一條題目，有題之前提，也有題的結論；有題的正面，也有題的反面；有針對題的當然，也有出題之所以然。例如說燈，先說初民無燈，生活如何不便，故燈不可缺少，這是說燈的前提；再說燈之效用，此為題之正面，

聯想到苟無燈，也可以囊螢映雪，以為讀書之工具，此為題目的反面。再談到燈的種類，日新月異，乃人類生活的進步，再不須過黑暗的生活了。便為燈的結論。以此方法，無論面對什麼題目，總可揮洒自如，寫成洋洋大文了。經四伯父的指示後，我便不再感作文的困難，由怕寫文一變而為喜寫文章了。也常常自行命題，寫成文章，呈獻四伯父批改，從此文思大進。四伯父為鍛鍊我的思考，於我十歲後，特借我到縣城考縣試。初生之犢不畏虎，學童到縣城去，也覺得是很風光，於是提筆籃，也走入公孫班的童生隊中——縣試時，有乳臭未脫的真正童生，也有鄉村學究的老童生，大家年齡甚為懸殊，所以給

人訕笑為公孫班。我進了試場，大概是由於童年的好勝心理，要在四伯父面前顯顯功夫。所以，也收拾起貪玩的心，用功的去寫文章。榜發時，我的名次，往往列在我的塾師之前，亦博得我四伯父的讚揚，我父親晚年得子，聽到四伯父說我將來可能成為功名中人，心裏也很高興，對我更是疼愛。但不幸得很，當我十二歲的時候，父親芳軀公忽然無疾而終。當時因在鄉間，醫藥未如今日的普遍發達，祇疑為中毒，但又無中毒象徵。迄後始知為腦血管破裂，即俗所稱為中風以逝世。由於先父逝世，使我的教育領域，又走入一個新天地，而我以科舉世家，也放棄場屋生涯，去接受京師大學堂的旨賞舉人。

光緒轎夫教我國語

語

自我父親逝世以後，母親的愛護，日深彌切；但不是溺愛，恐我在鄉間放縱，會誤入歧途，和我堂哥哥祖貽兄商量，請他偕我赴廣州，隨他在儒學衙門讀書，使管教有人。祖貽兄為我四伯父的長子，在我未出生之前，我父親以屆中年，未有子嗣，為繼後

有人起見，曾一度要他過房承繼，後來我和五弟遠峯，先後誕育，才打消前議。故祖貽兄對我父母和我，特別親切。祖貽兄十四

歲遊泮水，十七歲舉孝廉，在我們這一代的同輩兄弟中，是傑出一個，後奉委派為南海縣儒學正堂，即現代的教育局長。祖貽兄為了安慰我的母親，乃攜我赴省垣，在儒學衙門讀書，自己親為中文教師，並遵先父的遺言，令我學英文，特請一位黃先生擔任我的英文教師，隔天來教我學英文和算學。那時風氣未開，文人均醉心科舉，英文和算學認為是太趕出時代前頭的洋化，在那固步自封的社會，學那兩科的人確是少之又少，能教這兩科的，更如鳳毛麟角了。

黃老師是八旗中的漢軍旗籍人，曾在同文館肄業。同文館是同光革新時代的產物，太平天國覆滅以後，曾國藩、左宗棠、李鴻章凜於外國的船堅砲利，與日本明治維新的同一時期，在中國也高呼革新，曾、左、李也想刷新一番，尤其李鴻章也致力過不徹底的革新運動，設立方言館、同文館、船政學堂、武備學堂、水師學堂等，也不外針對船堅砲利去謀振作，並不是敢從事於政治的維新。同文館為傳授西方科學知識的機構，設有英文及算學課程，故黃老師亦學有專長。至於我父親要我學英文的動機，亦是替我未來生活作打算，砥憤情深，永懷五內，然亦反映首肯齷齪，窮秀才不易為了。

有一次，先父送我的十一叔和十二叔前赴香港，準備乘船赴美謀生，遇一位唐家表叔，乃在香港洋行當買辦，積有家資港幣二三十萬元，倘使回鄉，實是富甲一方。但如果在鄉讀書，幸能入學中舉，亦不過鄉紳一名，終生捱窮，更不敢望富了。我家自祖父以下，科甲鼎盛，生員



本文作者前廣東國民大學創辦人，首任代理校長張香譜先生在美國舊金山之近影。

貢、舉、進士的捷報，為邑人所羨，但在鄉文人，以先人餘蔭，僅能養妻活兒，談不上優遊歲月以娛晚景。先父欲我學英文，是冀我不須老守家園，到外處去闖天下。

我隨黃老師習英文，為時僅及半年，即生波折。因兩廣總督岑春煊赴廣府學宮祭孔子，發見學宮階前有些青草，竟責備學衙門疏於管理，即記祖貽兄大過一次。祖貽兄認為岑督無理苛求，欺壓學官，即行辭職，掛冠回里，我當然也隨之返鄉。居數月，祖貽兄靜極思動，遂赴北京，晉謁他的座師張會陽，以謀東山復起，我便留在鄉間，再隨四伯父修業。

我十八歲那年，祖貽兄忽修函回家，據稱科舉制度行將廢止，全國將興辦學校。全國最高學府的京師大學堂適擴充班額，在北京招考新生一百二十名，其餘的名額，由各省保送。這是一個出身分的好機會，可否着我赴北京應試，投考京師大學堂。四伯父接函後，當日即偕我回家，和我母親商量，估計赴京旅費約需二三百元；考得後，每年的學雜費亦需三四百元，均是以銀元計算。但當時的銀元幣值很高，折算起現在的時間，那筆錢的數量，非常龐大。我以為母親決不肯年耗鉅金，況且母子相依為命，亦決不願愛子遠離膝下；但我母親畢竟是女中丈夫，靜聽四伯父告訴祖貽兄來函的內容之後，非常喜歡，登時表示為了我培兒子，雖傾家蕩產，亦樂意為之，毫不猶豫，毅然首肯。愛之以其大者，表現出偉大的母愛，故我後來能獻身教育，為國育才數十年，實乃先母一手所造成。其教子成名的苦心，不讓於

熊膽課兒，畫荻教字的垂範。

於是遵母命，尅日登程，雖有依依膝下之情，亦不敢形於面色，以觸母懷。我母親亦強作歡顏，送子遠赴京都，不以鳥鳥之情而誤大業。同行尚有二人，均為族兄達璋哥的親屬：一為其子張騰顯，一為其侄張樹基。達璋兄那時已在京師大學堂肄業了。我三人都是初出門的小伙子，初涉湖海，一切都無閱歷，幸旅途順利，於五月初旬即抵都門。祖貽兄和達璋兄都親自來接我們，酬酢一番，拜訪鄉親，漫遊幾處京都名勝，便開始作投考準備。在蓮花寺租了三間房給我們居住，每日由祖貽兄教授我們國文，達璋兄每逢星期六那天，必偕同學數人來教我們英文和數學，另聘一位滿籍人來教我們講國語。這位老師是鑾輿供奉，乃光緒皇帝的轎夫，向在大內任職，以年老退休，既然賦閒，乃以教授國語來消磨晚年的時光。他發音正宗，教法也很完善，先教讀千字文，認識每個字的讀音，然後會話，我們學了三個月，更能對答如流。到了八月，京師各校開始招生，騰顯考入工商部辦的高等實業學堂，我與樹基考入京師大學堂師範館。

京師大學堂師範館

當日投考京師大學堂的人，都是赴河南省鄉試——考舉人，因落第而入京應試者，論文章，我非場屋老手，當難和他們競一日之長短，而我幸能取錄，則為始料所不及。事後我自己檢討，實歸功於得風氣之先，早習英數之賜。此次京師大學堂的入學試，所考的科目，分為國文、歷史

、英文、數學、科學常識等五科。這是光緒末年，以新學制代替科舉，仿日本吸收西洋學術的考試新制度；但是當時風氣未開，曾習英文，數學者，寥若晨星，故考英、數時，一羣文章能手的河南貢生，便無法完卷，幸我在廣州儒學衙門由黃老師教英文及數學半年，到京師後，達璋和他的同學，又頻加指導，乃能應付裕如。回憶當時考的數學題有比例，開平方、加減乘除等各一題，並非艱深。英文科亦非常簡單，題目中列十個單字，每一英文單字要造成句子，另有簡單的問題，如你是何省人？曾習英文若干年？要考生譯成中文才答。總教習是日本人服部之吉，在試場巡堂，見我很快便能完卷，即在我的試卷面畫一圓圈，我以為犯了場規，必無錄取的希望，整夜不能入睡。不料發榜時，忝列前茅，王烈題名榜首，我則名列第二，王烈比我長了一歲，他在上海曾習英文及數學。西學東來，所謂歐風美雨，在南方則以廣州為感染之先。在北方則以上海為吸收之始，微諸事實，殊不虛傳。

在我未投考京師大學堂之前，曾發生一段小插曲，使我感悟人生進退出處，似有前定。因祖貽兄與當時的海軍部侍郎（相當今各部的次長）譚公學衡，是廣東鄉試的同年，同一科中舉人，彼此稱「同年」，如今日學校裏的同學，但關係更為深切，彼此互相扶持。一次，祖貽兄攜我晉謁譚公，承他接見，諄諄垂詢來京後的生活，祖貽兄告訴他我將投考京師大學堂，但他却表示不以為然，祖貽兄請他指教。他說投入京師大學堂，須肄業五年，畢業後再升分科大學，又須肄業五

年，於畢業時幸能考得最優等，始授翰林院庶吉士。在翰林院任職，則非靜候若干年，難望外放各省，非有二、三十年的時光，無法達到外授三司，內調部卿的目的。不如走終南捷徑，化三五千兩捐道台銜，（清末賣官鬻爵之風甚盛，即使從正科出身的人，也想捐一個比自己本職更高的官銜，以充場面。）然後赴日本入陸軍士官學校，五年畢業，回國時。既有道台銜的身份，加上日本士官的資歷，最低級也可獲授參將，倘有軍功，即可晉升協統，協統再升鎮台，鎮台再升便是提督，到了提督階級，如轉調文官，便是各省的行政長官布政司；到了布政司，再晉升一級，便可內調六部的左右侍郎。這是何等的快捷！捨捷徑而不行，而走迂迴的曲路，徒勞無功，就誤時光，是宦途的笨傢伙。接着他又告訴我們：現在總理衙門已派了幾名優秀學生馮耿光、吳祿貞、良弼等赴日入士官，他也準備旅費送他的弟弟譚學夔先生，也跟馮耿光等一齊赴日，如我有意，他可介紹我加入，赴東瀛學陸軍云云。說得頭頭是道，確是宦途捷徑。祖詒兄大以為然，即修函報告我的母親，請示可否棄文就武，東渡扶桑，就讀士官，等候我母親決定，以定行止。不料我母親覆信，痛罵一頓，云我四十歲始生子，若使他學陸軍，萬萬不能。母命難違，此事作罷；否則，我亦可能變成後日的軍閥了。因這幾個士官人物，後來都飛黃騰達，馮耿光任軍諮使，良弼為陸軍部大臣，吳祿貞為第六鎮統制，譚學夔為陸軍中將，而我則以教育終老，人之進退出處，果於冥冥中似有前定。

鹹魚陣門敗辣椒兵

我初考入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的時候，在功課上頗感困難，因我未曾經中學的階段，一躍而進入全國的最高學府，其吃力可想而知。讓我先談京師大學堂的組織，然後再談我在學生時代的生活。京師大學堂的校址，位於北京的馬神廟，這是明代的一座附馬府，到了清代則改為大衙署，京師大學堂成立，則假該衙署為校舍。創辦之初，分設：○仕學館——收羅一批進士，翰林及各部の中下級官員，授以科學的新知。○師範館——栽培師資人材，預備畢業後派往各省興辦學校。○譯學館——栽培外交人才，畢業後由總理衙門派充外交人員。其後因適應各省興學需要，訓練大批師資人才，因此擴充師範館。仕學館遷往西四牌樓地區，譯學館則遷往東安門內之西河沿，於是馬神廟的校舍，為師範館所獨佔了。第一、二次師範館招生，所取錄的名額，祇有一百二十名，廣東籍的學生，約二十餘名，以全國而言，所佔的比率也不少了。第三次招生，除由各省保送外，在北京招考錄取者，約一百二十名。當時師範館的學生，包括新舊生有三百餘人，另招大學預科生百餘名，以為將來成立分科大學時，作為基本的學生，但大學預科部亦附設於師範館，故學生人數較為龐大，兩部份合計約五百名。當時光緒末年，未正式確立學部，京師大學堂隸屬於管學大臣。其時南皮張之洞，以勳望並隆，內調管學大臣，管轄全國學務。京師大學堂設監督一員（即校長），官階二品，也算職

尊位隆。首任校長張百熙，我入學時，張校長已左遷郵傳部侍郎了，遺缺由張亨嘉接充。校內組織規模頗大，分設三處：（一）教務處——設教務提調一員，管理全校教務。（二）庶務處——設庶務提調一員，管理全校一切財務、出納及庶務購置。（三）齋務處——設齋務提調一員，管理全校課室及宿舍。而在教務處之下，設有：（一）學監處——專司學生成績登記，學生操行之考核，教職員告假及補課事項。（二）講堂事務處——專司學生考勤及學生告假，印發教授講義等項。而齋務處因管理校舍及宿舍的一切事宜，故設檢察官數員，負責管理。每日下午七時，學生須回自習室溫習日間所講授的功課。七時正，監學逐室點名，直至下午九時，才停止溫習，各生聽聞下課鈴聲，一齊熄燈返回宿舍，整理內務。此時，齋務處的檢察官便來到宿舍，逐室點名，該室宿生如無缺席，檢察官即命熄燈就寢。各室既點名完畢，檢察官即將全座宿舍的大門鎖上，然後離去，管理異常嚴格。每日晨早六時，檢察官着屬員到宿舍搖鈴，促各人起床；七時正，在膳堂吃早餐，早餐小吃是有白粥、鹹菜、炒花生、醬豆腐等。早餐既畢，不久，上課鐘聲又響了，各生又攜齊書籍用品，趕赴教室上課，約十分鐘，講堂事務處的職員，攜名單按座位點名，如發覺某生未上堂而又未經請假者，即記缺席一次，缺席三次，則記小過一次；三次小過，即記大過一次；記大過三次，即行開除學籍。

京師大學學的膳食，是由校方供給，無須繳交膳費。每日三餐，早餐已如上述，以白粥為

主，午、晚兩餐則食飯。每桌坐八人，餚饌很是豐富——反映着當時對我們學生的重視。在下文，我再述優待補助的豐厚，可知栽培一個學生，要花不少的金錢——每桌四大碗和四大碟的菜，豬、雞、牛、魚、蛋等均備，最妙的是不論多寒夏暑，都供有大火鍋；更有優待的辦法，就是可以換菜。在那四大碗、四大碟中，可以換兩味，如覺餓不合口味，可商諸同桌的同學，換兩味適口的菜。就因此例，曾引起「南北爭」。有一學期，我們同桌八人，其中五位是四川和湖南人，三位是廣東同鄉。北人喜吃辣，南人怕吃辣。因他們氣味相投，每餐必換菜，每換必取辣，辣椒炒雞丁，辣椒炒肉絲，火鍋加辣椒油，吃得我們滿天星斗，真是「一聲紅辣子，雙淚落君前」。我們雖提「強硬的抗議」，但五與三之比，莫奈伊何！於是食不飽，一肚子氣，寢也不安了。向庶務處投訴，請求改編席位，但庶務處答覆則以座位每學期祇編一次，不能中途更動，又碰了軟釘子，使我們束手無策。後來，我們漸漸知道他們極怕廣東人所嗜的霉香鹹魚。於是我們靈機一動，想出對策，跑到北京的廣東雜貨店，買幾尾最上品的霉香鹹魚，每餐蒸一大碟，拿往膳堂。這次鬥法，果然是勝利屬於我們。當我們吃得津津有味，筷子齊飛的時候，他們一嗅，大嘔特嘔，大罵廣東人不是好東西！我們充耳不聞，一意少理，我行我素，我吃我飯。這次輪到他們食不飽了。一連幾天，鹹魚陣門敗了辣椒兵，結果他們軟化了，請求我們不要拿鹹魚到膳堂。我們自然提出反要求，要他們換菜，不得只要辣椒。

雙方成立君子協定，一場風波，頓告平息，結束了「南北爭」，而成「南北和」。這是我在京師大學的五年生活中，至今未忘的一件趣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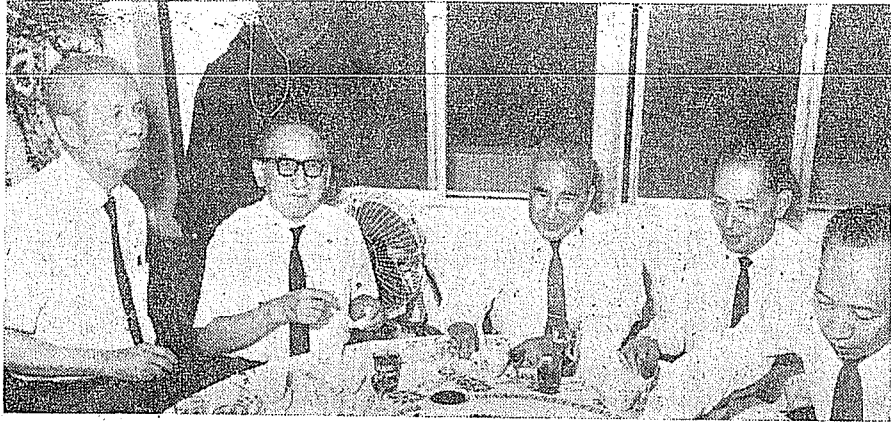
獎賜舉人官拜七品

京師大學堂的考試制度，極為嚴格。教授所講授的科目，月終舉行月考一次，於學期結束之前，又期考一次。考試時，非常認真！如搜出來帶，除取消該科分數外，並記大過一次。亦不准窺視鄰座。如被發覺偷窺者，與給人偷窺者，均各記小過一次；如傳遞與他人被發覺時，則開除學籍，雷厲風行，令人生畏，莘莘學子，不敢觸犯。但其優待獎勵的辦法，則甚為優渥：凡考得平均分在六十分者為合格，給獎金白銀四兩，六十五分以上者，獎白銀五兩；七十分以上者，獎白銀七兩；八十分以上者，獎白銀八兩。以廣東籍學生而論，每名每月，再由廣東布政司衙門津貼白銀二十兩，我曾享受此種權利約一年。翌年，不知何故，却又停發了。聽說當時恐士子趨向科舉，不肯入學校，故設此獎金；其後科舉真正廢止了，如不入學校，則無法進入仕途，故停發是項津貼。當時在京師大學堂的獎勵優待，還不止考試的單方面，所有日常所用的書籍、紙張、筆墨、制服、靴鞋等，均由全部免費供給。其時，沒有電燈的設備，每日每人發給洋燭一枝，以為溫習之用。

上述各種優待辦法，書籍、服裝、膳食等完全公費，還有各項獎勵，必須有充裕的經費，始能應支不匱。這筆龐大經費的來源，乃華俄道勝

銀行的溢利，每年華方可得三十萬兩，此款由清廷指定撥為京師大學堂的經常費。清末的財政，國庫每感不足，但京師大學堂却得天獨厚，以專款撥給，可知對全國的最高學府，清廷頗為重視。乃鑒於日本興學的成功，對政治維新影響頗大，故於新興的學制，深欲試行。圖書館的藏書也很豐富，所有參考書可向圖書館借閱，很多「書蟲」在學期開始，便借一大批圖書，於考完期考，然後繳還，可知藏書之多，也可知借書的方便。

至於教授方面，乃分東洋、西洋兩派，而以總教習總其成。是時任總教習的是日本人服部宇之吉，他是日本維新七博士之一，學歷是日本帝國大學第一期的博士，再赴德國研究，又獲博士學位，歸國後任職文教省，調充駐華大使館一等參贊。服部宇之吉先生精通數種文字，尤長於漢學，京師大學堂以每月一千二百兩的高薪，聘其為總教習，領導羣倫，各教授無不翕服。他擔任論理學、心理學、倫理學三科的課程，直接用中國的國語講授，不用助教，以其學識淵博，深得學生的歡迎。是時中國未有留學生回國任教，故教授除少數歐美人士之外，日籍教授佔十分之八九，都是由服部宇之吉選聘而來。生理學教授桑野任九、植物學教授矢部、理化學教授西村、數學教授太田、教育學教授法貴，都是一時之彥俊；尤其是法學教授岡田博士，他是刑法學專家，在日本早享盛名。所有日本教授的月薪，很是優厚，均在七百兩至八百兩之間。日本教授不懂華語者，每一教授又配一名助教，教授講授完畢，即由助教譯成中文，用國語講述。學生即席筆記



起左，叙餐生先譜香張者作文本迎歡會友校市北台學大民國東廣
。齡鶴陳、今建王、茶彥鄭、超大李、譜香張

，又恐學生紀錄未能詳盡，翌日還補發漢文講義。考試時，除教授及助教監考外，學監也輪流赴各課室巡場。故考試前，學生非日夜努力溫習外；實無法應付。關於外國語文一科，分為英文、法文、日文、德文、俄文等五項，但以英文為主

，惟必須另選一項第二外國語文，才足學分。師範館當時並未劃分學系，但却分為四組：第一組，以外國語文及教育學為主修科；第二組，以中外歷史、地理為主修科；第三組，以物理、化學、數學為主修科；第四組，以動物、植物、生理為主修科。但教育學則為由一年級至四級全體的必修科，內分教育原理、教授法、教育史、各國教育制度等單元。因師範館的目的，志在培養師

資，故對於教育一科，特別注重。
我在京師大學堂肄業五年，在這五年的過程中，只能以「苦學」兩字來形容。幸能於光緒三十四年的冬季，經過一場艱苦的畢業試，考列中等，獎賜舉人，簽分吏部，充官階八品的司務。翌年，吏部裁撤，調往學部，升為七品小京官，五年窗下，鐵硯未算磨穿，但舉人一名，七品小京官，得來殊不容易。（未完）

中外文庫 第五種

中外人物專輯

雷嘯岑等著

第二輯 最新出版 定價拾捌元

中外人物傳記，向為中外雜誌最大特色。執筆名家，陣容之堅強，極一時之選，既富史料價值，又饒有閱讀興味，篇篇都是膾炙人口，百讀不厭的佳構。頌應各地讀者要求，繼續編輯富有代表性的名家雷嘯岑、易恕孜等傑作十餘篇。印行中外人物專輯第二輯。本書現已出版，訂價十八元。

中外人物專輯第二輯目錄

- 雷嘯岑：楊永泰龍蛇起陸
- 易恕孜：白石老人的詩書畫篆刻
- 徐荻芬：慈禧的一生
- 王俊士：丘逢甲和廣州光復
- 姚蒸氏：鄧家彥口述革命珍聞錄
- 趙淑敏：黃仲則綺懷不了情
- 高鳳英：蕭伯納絢爛一生
- 林可如：十年侍從眼中的希特勒
- 王成聖：達賴十三世的悲劇
- 王培堯：林覺民伉儷情深、梁任公祕密戀史、羅癭公與程硯秋